



74
6262
3



6262
3



東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親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紀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

東漢會要

卷十一

一



宋五味均平藏



東漢會要 卷十一
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瑯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術術其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靜。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樊準傳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古。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

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況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肅宗即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說經書自制五家要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桓郁傳

章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
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于前平成聖德近建初
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尙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
府復入侍講桓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之
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卽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桓帝初桓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尙書召入侍講

東漢會要 卷十一

楊賜劉寬侍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

談論

馬巖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
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
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七年

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
禮義之宜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
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
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
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
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禮曰：中國失禮，求之于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于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

東漢書卷之十一
六
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脯立碑。銘于學云。翟脯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

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襄楷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詔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者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

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依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數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東漢會要 卷十一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觀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儒林傳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本紀四姓

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弟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

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无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

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于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以為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

東漢會要 卷十一 十一
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筭之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

舞上歌，蹈德詠仁。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

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李忠傳

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紀

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本傳

寇恂為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親受學焉。本傳

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本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

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本傳

秦彭為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

修升降揖遜之儀。本傳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校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

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勸服。鮑德傳

東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麟 撰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

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后紀

東漢書要 卷十二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

平中始受詔潛精殫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

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

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

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

帝從之

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

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事

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

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

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

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

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邕

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

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

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

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

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

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

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本傳

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

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眾說首先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世有刻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

軍格希立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
集范曄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

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寶章傳

藏書閣曹大家傳 蘭臺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李固傳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秘館賈逵傳

秘書儒林傳序 中書盧植傳

秘書監桓帝置官 東觀郎李尤傳

校書郎馬融傳 校書部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

參倍于前儒林傳序

班固永平中為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

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本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本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
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

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
 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
 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于東觀受
 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
 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五經
 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竇章傳
 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

諸子百家藝術

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
 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磾張
 紉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
 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
 街陌蔡邕傳雜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字 盧植
 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諸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

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補續漢記

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

吳祐傳

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厄自

以不能濟于眾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

絕于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

古文尚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何意

三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于地矣

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以

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

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

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

盡焉

儒林傳

經學

東漢會要 卷十二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齋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饒饒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亨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

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

之効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儒林論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

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

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

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

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

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

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

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仲尼之門

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鄭玄傳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

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擘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并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語

曰五經紛綸并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爲五經異義傳于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慙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道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並本傳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瑯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于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有東

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
易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
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子京 注丹 任安 夏恭

梁氏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顛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
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云濟南代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
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
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
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
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
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

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紉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

鄭玄注解于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

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睦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于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後亦有大小戴禮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

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五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 張玄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眾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穎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漢書中禮與刑次書有林五乃學和尙書令韓增士蘇
 淵與 蘇容 梅慈 李供 吳蘭

東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爲博士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
 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
 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
 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
 帝所存无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

東漢會要 卷十三
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
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
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
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布置立
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
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
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
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
道矣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
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
世有疑于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
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
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學不修奏立左費非政
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
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
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

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講經

不窮戴侍中

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錯亂真僞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

不容于世况于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
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
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
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髓釁掩其宏美所謂
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
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
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

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時
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
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于拜下則違之夫明
者獨見不惑于朱紫聽者獨聞不謬于清濁故離朱不
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
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
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
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无復狐疑則天下幸

東漢會要 卷十三
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于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

氏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无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爲河

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皇帝卽圖讖所謂帝宣

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遘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

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尙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

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
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
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
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於戲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
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
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

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无雙丁孝公

本紀及丁

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
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
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
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
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意浮華无用之言不陳
于前故精義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傳不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

學門外詳見圖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興

李氏為輔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

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

即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于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

東漢會要 卷十三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
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
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
謀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書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
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
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

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世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
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
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
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為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
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于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

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

賈逵傳臣天麟按張衡云逵常摘讖

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為證范氏謂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

蓋謂此也

肅宗即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曰圖

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煥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于前有證于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无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无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

東漢會要 卷十三
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擅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

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于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

矣
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讖言士之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榮尹敏以忤乖淪敗是以

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方術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飢必食寒必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均爲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背于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于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

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旣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

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
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
得其書及沙門以來于是中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
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楚王傳注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
紩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
以贖罪愆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
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楚王傳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本紀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
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
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
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
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眾數百往依于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繡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陶謙傳

范氏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于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言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法善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土

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精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西域傳論

東漢會要卷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曆數上

律準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
 元始中博召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
 奏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
 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
 樂府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

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已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无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

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能爲傳崇學耳太史丞宏試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于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所以相傳者唯大確常數及候氣而已

候氣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葭葶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

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

賈逵論歷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用百有餘年歷稍後天朔先歷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尙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歷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歷卽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歷皆失岑皆

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之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歷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天奉時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

行度轉差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于是四分施行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梁鮪嚴助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小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无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為當先大无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冗見勅毋拘歷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歷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達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永元論歷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于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

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昔太初歷之興也發謀于元封啟定于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是建武施于元和訖于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而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于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延光論歷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竈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

言當復用太初尙書郎張衡周興難誦豐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于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宏等四十人議四分厯最得其正不宜議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尙書令忠上奏太初厯眾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兩厯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

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厯事

漢安論厯

順帝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物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

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寢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爲元旣无明文託之于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詔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厯宗訢等議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四分厯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厯元光武皇帝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行其法君更三聖年厯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熹平論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厯元不正厯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无以庚爲元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以爲厯數精微得失更迭是以承秦厯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厯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

東漢書要 卷十四
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晁各以庚申
爲非甲寅爲是案厯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紛錯
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厯雜候清
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及用四分以來考之
行度密如太初延光元年中謁者直誦亦非四分庚申
上言當用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竟不施行元和二年
二月甲寅制書改行四分深引河雒圖讖以爲符驗非
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晁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
文謬之甚者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

直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
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晁不敬詔書
弗治罪

論月食

太初厯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
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
二年正月十二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
厯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
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

十二月食歷以後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歷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歷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

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兒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侯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効奏謾欺恂誠

東漢書 卷十四
各以二月奉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至漢
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
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
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
十九事尙書召穀城門侯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
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
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
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
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予以追天

作歷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
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
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
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己上並
本志

論歷元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
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
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

戊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召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于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其元尠與緯同則或不得于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課同不止于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范論

宋治歷何承天曰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无救其弊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悞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于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爲歷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

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相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于太初四分轉精密矣志

東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歷數中

服色

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本紀注云漢初土德

上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也于是服乃正

改元

光武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已卯大赦天下改元為中元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于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宏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仁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震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宏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

天无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

和帝元興元年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

安帝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元初

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太子改元永寧

建光元年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二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永和大赦

天下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改元建康大赦天下
桓帝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
永壽元年五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
延熹元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

靈帝熹平元年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卽帝位改元爲光熹八
月辛未改光熹爲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宏農
王是日陳留王卽皇帝位是爲獻帝大赦天下改昭寧
爲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
年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

並本紀

時令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人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弗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禮儀

志

侯霸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本傳

明帝卽位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

令使无煩擾

紀

永平二年祀明堂禮畢登靈臺吹時律其令百寮師尹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紀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

不節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
勸督農桑去其螟螣以及螿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
夜匪懈以稱朕意本紀

東平王蒼聞當遂校獵河內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
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
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
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
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獵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

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

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

東平王傳

四年二月詔有司勉遵時政平刑罰

紀

十年四月詔曰方勝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

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无令愆墮

紀

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順時令理寃獄

紀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
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
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詳見斷獄類

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紀

三年二月己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

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紀

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本紀注云

月令仲秋之令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紀

十五年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

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紀又魯恭疏見斷獄類

安帝元初六年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

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

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

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詔曰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務從寬

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紀

陽嘉中郎顛上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時反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不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顛又言方春東作布德之元王者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殆非朝廷優寬之本顛又言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自立春以來未見仁惠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云云

本傳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至災眚書曰明德謹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紀

符命

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

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于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

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

時龍而御天哉

光武紀

世祖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何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

紀

祥瑞

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黃龍見東阿

十七年有五鳳凰見于潁川郟縣

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滸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教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无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无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孝明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禘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

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僇耳僂
 僂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
 入侍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
 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
 化寔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
 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並紀
 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
 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
 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

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

雀頌賈逵傳

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四年甘露降泉陵兆陽二縣

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于泉陵

七年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无
 明天子下无賢方伯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
 來哉

元和二年正月己未鳳凰集肥城五月戊申詔曰乃者

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白鳥及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

酺五日

章帝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于圖書者數百千所嗚乎懋哉

和帝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安帝延光元年九真言黃龍見無功

二年九真言嘉禾生

東觀記曰禾百五十
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四匹丞二十四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四月沛國言甘露降豐縣六月扶風言白鹿見雍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八月潁川上言麒麟一白鹿二見陽翟九月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十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十二月琅琊言黃龍見諸縣
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沛國言黃龍見譙六月芝草生中

黃臧府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

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七月河東言木連理

元嘉二年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

街

永壽元年四月白鳥見齊國

延熹三年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八年正月己西南宮嘉德殿黃龍見四月濟陰東郡濟

北河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永康元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

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熹平五年沛國言黃龍見譙

光和四年二月郡國上芝英草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

城羣鳥隨之

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臣天麟按東郡祥瑞紀不絕書獨光武和帝多抑而

不宣非卓然有見者能之乎觀何敞元和中辟太尉

宋由府司徒袁安亦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

紀並

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故通經傳能為天官
 意甚惡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異災緣
 政而生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
 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
 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
 敢答然則當時崇尚祥異有識君子固所不取也

渾儀

明帝永平十五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
 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

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
 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
 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
 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
 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部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
 注曰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律歷志中
 安帝雅聞張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再遷為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天儀著靈憲算罔

論言甚詳明張衡傳

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
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
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先王將步天
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
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
焉

張衡傳

順帝陽嘉元年衡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
八尺合蓋龍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
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
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
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
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
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
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
後數日驛至果地震西蜀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
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張衡傳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星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軒轅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十月二月巳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六月戊辰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

三月乙未至東璧滅見四十九日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巳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

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滅見至五十日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質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滅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一
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
稍滅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歷閣道
入紫宮留四十日滅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色

黃白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申
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尺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
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辛未水金
木俱在婁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
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
二尺所八月丁未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
丈所消十月癸未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

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

柄間消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七月壬午歲

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戊寅金火俱在東井八月甲

寅水土金俱在軫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

卯有流星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辰西南行稍有光白
色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

指車市見積十日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出

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十

月辛亥流星起鈞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東漢會要 卷十六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氏流星起斗東北
行至須女

孝腸延安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
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
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
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七月
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
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流輿鬼中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

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九月壬

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

西南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
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
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西北厯昴畢甲申在東井遂厯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
三台至軒轅中滅

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孝質本初元年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
入輿鬼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

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
 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
 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
 丑彗星芒光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
 不見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

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
 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

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八月戊午太白
 犯軒轅大星

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其七月丁丑太白犯
 心前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
 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

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照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

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於張乃去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于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食心後星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宮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火星孝獻初平三年九月重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於大梁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

餘日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

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

隕石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

年隕石於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及下之

象或以為庶人惟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

皆有聲如雷

五行災變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雉

屋自壞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

災火 宋 草妖 羽虫孽 羊禍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木

螟 牛疫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射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人化 日抱 日黃珥 日赤無光

日蝕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日中黑 虹貫日 蝕月非其月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

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以上詳見五行志此不具載

--	--	--	--	--	--	--	--	--	--	--	--	--	--	--

